



十月鲜花向太阳

SHIYUE XIANHUA XIANG TAIYANG

十月鮮花向太陽

江蘇文藝出版社

十月鮮花向太阳

(十月人民公社史)

南京大学中文系公社史编写组著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张 4 3/8 字数 86,000

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

序

匆匆讀过这本十月人民公社史，覺得很好。不管写得怎样粗、浅，但总算是概略地写出了十月人民公社的人們几十年来所走的道路，这是我国几亿农民兄弟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路——在党的领导下，經過艰苦奋斗，走向彻底解放和幸福的道路。現在有那么一些人，对人民公社运动疑三惑四，难道不正是因为他們不認識或者忘記了这条道路嗎？难道不正是因为他們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懂得这些粗浅的事实和道理嗎？难道不正是因为他們的思想、認識落在十月人民公社的英雄們之后老远的嗎？人們的思想、認識，有时被私心偏見所束縛，有时受空洞的教条或是狹隘的經驗所迷惑，往往落后于现实。一个不小心就落后了，就对新事物疑三惑四，就迷失前进的方向了。时常看看象十月人民公社史这样的东西，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十月人民公社，象全国其他許多人民公社一样，斗争的历程很长，內容非常生动、丰富。当然不是我們几位同学在那里住了短短的一些時間，就能够体会得周全、描写得充分的。在这里，我們应当向十月人民公社的英雄們道歉，因为我們的这几支笔，并没有能够写尽他們的英雄業績；同时，更应当向他們

們致謝，因為他們給了我們許許多多的寶貴的材料，又給了我們許許多多具體的幫助。

我們這幾位同學，寫出這個東西來，是經過一番努力的。過去“關門讀書”，現在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走到群眾里去學習，這是一個把政治和業務，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的鬥爭過程，這也是黨的教育方針的勝利。近年來，大家的風格、氣概同過去是不同了。這表現出人們的世界觀正在改變。十月人民公社史，也表現出這一點。所以，我覺得它很好。至於究竟好不好，當然要請讀者評判。

俞銘璜

1959年10月

目 录

十月人民公社礼赞	1
长夜中的明灯	9
千年梦想实现了	18
誰胜誰負	31
“碎米社”赛过了“米头組”	35
栖霞第一社	40
較量較量	47
山綠果紅	57
十月鮮花向太阳	68
妇女林的誕生	72
当洪水到来的时候	75
办食堂	79
天地之差	84
园丁栽培幸福花	90
老年人越活越年輕	98
場上的玉米哪儿去了?	101
半年	103
浪花欢唱电气化	109
水庫上面刮春风	122
初升太阳放光芒	127
后記	131

十月人民公社礼赞

方 瑛

十月社是一首写不尽的诗，一支唱不完的歌。

十月社的人们勇敢、勤劳。

十月社的山水田园美丽、富饶。

它，三面环山一面江，千顷良田万仞山。

它，一片茶园一片桑，山山洼洼树成行，青山绿水春常在，
花香十里鱼满塘。

它的名字，象征着这里人民对于伟大十月革命的崇拜，对于苏联人民的热忱友好。

它和南京市郊其他八个人民公社一样，是在一九五八年，全国生产大跃进，农民们正在欢庆丰收的时节诞生的。它象一朵最美丽的鲜花，开放在这花开遍地的地方。

人们说：江南无处不胜境。十月社，正是这江南胜境中的胜境。在它周围，乌龙盘卧；宁杭公路蜿蜒南伸，长江流水汹涌东去；沪宁铁路象大动脉一样横贯东西，七条宽阔的公路象微血管一样渗入各个村落。

山，是这儿大自然最威严的骄子，它几乎占了整个土地面积的一半（在全公社八十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山、水、田的比例

是：五山一水四分田)。烏龙、黄龙、青龙三山与著名的风景区栖霞山相峙，重巒迭峯，巍峨奇險。山中常有一、二小水池，在阳光拂照下閃閃发光，象嵌在綠茵中的一顆宝石；山脚下，公路与河流交錯。当你沿着公路，穿过小溪，走近一个又一个村庄的时候，准能产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山，不仅为十月社增添了美丽的风光，也为十月社带来了丰富的物产。茶、桑、果木之类姑且不提，单是蘊藏的矿物也足以使十月社驕傲了。它有着丰富的石灰石、磷灰石、鉛、鋅、錳、金、銀、粘土、无烟煤及基本建設中大量需要的青石、黄石、黃砂等等。这些珍宝，为十月社大办工厂創造了优越的条件。十月社的社員在党的领导下，沒有辜負自然的恩賜，公社成立后，他們凭着几千双勤勞的手，在山谷里建起了将近二十个厂矿。从此，不仅使农业生产工具可以自給，做到了“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而且每天还能从这里輸出大量的鉛、鋅、錳、煤、磷、耐火泥、玻璃原料、农具軸承等一百三十多种产品，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

少水，是十月社的另一个特点，但这是与多山相对而言的，其实水又何尝少呢！长江紧靠在它的北边，每当江上的船只揚起白帆，鼓足风力，順流而下时，便把这儿的矿石、磨刀石等帶走；然后，又滿載着氨水、肥田粉等化学肥料归来。九乡河、七乡河、便民河灌溉着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主人，每年都要欢庆两次丰收。每当炎夏降临的时候，人們可以从晒麦場和油菜田中听到欢乐的歌声；秋天，歌声又从稻田，黃豆和山

芋地里飞起。

这里不但物产丰富，而且风景秀丽。栖霞山、红景公园等胜景，每年都要引来大批的游客。山中有六朝的建筑物——著名的舍利塔和千佛洞。从这些建筑物上，可以看到我国古代艺术的高度成就。关于千佛洞，还有个最耐人寻味的故事：据说有个石匠奉了皇命雕塑这一千个佛象，当他完成九百九十九个的时候，期限已满，皇帝来催查了。违抗圣旨是有杀头之罪的，石匠情急生智，就站到正准备雕塑的第一千个佛象的洞里去，权充那最后一名。谁知这一站真的立地成佛，永远就站在那里了。这固然是个神话传说，但却体现了人民对于这个伟大的雕塑家的崇敬和爱戴。

这里确实是一个美丽而古老的地方，但在以往多少世代中，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却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远的不说，就单说解放前的苦难、辛酸的日子吧！

南京原是反动统治的中心，处在南京市郊的人民自然受害最深。地主、恶霸、兵痞、流氓都聚集到这儿，抢夺这块鲜美的肥肉。曾经被称为小台湾的石埠桥，就有十四个“混世魔王”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他们要屋占屋，要马抢马，谁要是吭一声气，就立刻会屈死在他们私设的公堂上。此外，一些离职和流散的反动军官，也在这里盘踞下来，发放高利贷，贱价勒买土地，使这一带的土地几乎全部集中到他们手里。这些反动军官和“混世魔王”把这地方闹得民不聊生，人民的生活困难极了。新合甘家巷，少数几户地主占有了耕地五百亩，而一百十五户农民却只有一百六十亩地。收成一半以上要被地主们

掠夺去，剩下的小部分粮食便要维持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农民们每天吃一颗数一颗，天天勒紧裤带叫肚饿；逢到干旱、水涝的荒歉年成，全部收获缴租还不够，真是一年辛苦一年忙，到头来只落得一个上場光。贫穷，象影子似地紧跟着这里的人民。

但是，黑夜总要过去的。光明终于来临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后，南京解放了。我们党马上领导这里的人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各乡人民政府。从此，“话少眼泪多，伤心泪成河”的时代一去不复反了，而代之的是自己当家作主的和平、欢乐、充满幸福和理想的时代。人们狂呼、跳跃、第一次放开嗓子大声歌唱：

种田吃了多少苦，
打下粮食养地主。
今天我们要翻身，
千年苦水往外吐。

整个村子沸腾了，全村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农民协会；年轻人自动要求组织民兵，放哨巡逻，监视地主活动；妇女联合会把全村妇女也组织了起来。不久他们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被斗垮了，封建制度的最后老根被拔掉了。土地、农具、粮食、房屋统统分给了农民，土改胜利完成了。

接着，农民們紛紛組織起来，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又由初級社很快地发展成高級社。在党的领导下，这个集体發揮了巨大的力量，他們度过了一九五〇年的春荒；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灾，那是三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水灾，比倒江那年——一九四八年，江水泛滥，淹沒了沿江好多房子和田地——还要严重。但那时他們沒有力量支配自己的命运，只好让灾祸任意摆布。如今，天变了，人也变了，人一組織起来，有了力量，大自然也就听話了。

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它惊人的成績出現在全市农业生产社的面前。一九五七年，水稻和西瓜的产量是全市第一，荣获了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丰产奖状；尧辰分社又获得了南京市农业生产紅旗；烏龙分社五、六、七三个月連得栖霞区三次紅旗。

人們的愿望随着生产的发展也不断提高，在整风、反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之后，总路綫的光芒照得人心里更亮堂了。他們越来越坚决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巴望着这个美好的社会早日建成。毛主席又为他們指出了好方向，在去年八、九月間，在全国公社化运动的鼓舞下，十月社的人民也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們久已埋藏在心間的愿望——成立人民公社。申請书象漫天雪花一样送到了党委。两万多份申請书上，表达了三万三千顆渴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心。于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成了他們最隆重的日子：十月人民公社誕生了！

人民公社的成立，使土地和劳动力發揮了无穷的潜力，全公社的七个生产大队（公社成立前，它們是栖霞区直轄的七个

高級农业社)：摄山、栖霞、仙林、衡阳、烏龙、尧辰、新合，按照因地制宜，統一规划的原則，四个大队种蔬菜，一个管畜牧，两个搞农业，互相配合，各自經營，使全公社能更好地朝着农、林、牧、副、漁多种經營的方向前进。劳力和土地統一安排的結果，使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六十二万斤增加到两千零七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九。当晒谷場上堆滿了金黃的稻粒时，社員們欢欣歌唱：

这里过去餓死鳥，
如今庄稼割不了。
才喜城里来支援，
又愁倉庫少又小。

畜牧业和漁业也同样不甘落后，現在全社已有耕牛九百三十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百零一；猪八千四百六十六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百七十七，养魚四十几亿条，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

公社的成立，保證了农田水利的大規模建設和电气化的实现。那条九乡河，从前它漂着被污辱的少女和被折磨死的老长工的尸体，冷落无声地流入长江，如今它翻滾着激浪，高唱着电气化的凱歌，給它附近村庄的夜晚带来一片光明。

公社不仅办起了工业，也大大增进了文教福利事业。这里已办起普通中学和农业中学。除了学校以外，公社还办起了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文化館、图书室、业余剧团和一个

医院，七个医疗站，八个妇产院，社員們可以不化錢到医院中治病，这些都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事。現在，老年人不必再担忧晚年的生活，孩子們可不再在潮湿的泥地上打滾啼哭；年輕母亲更可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劳动。

每当节日来临，这里的十二个业余剧团和十个歌舞队就活跃起来，各乡各村都可听到他們清脆的嗓音和胡琴笛子的伴奏声。他們每次都要排演很多歌舞和戏曲。这些歌、舞、戏曲，充分表现了社員們的欢乐生活及对于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向往。

这里的人民愈来愈幸福，解放以来这八、九年中，变化多大！就拿赵家边村來說吧：一九四九年，那儿二十三戶人家只有两个热水瓶，四双胶鞋，五件卫生衣，而回力鞋則一双也沒見過。現在呢？热水瓶二十二个，胶鞋五十双，卫生衣四十多件，回力鞋十六双（这种鞋，过去只在地主家少爷的脚上看到过。）至于瓦房的增加，也很惊人，光一九五七年，新合、尧辰、烏龙三个大队的农民就盖了一百零四間，而一九五八年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两倍……这些看来是几个简单的数字，但每一个数字都是无可辯駁的鉄証，都說明了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山乡的巨变引起了不少国内外朋友的惊异和羡慕。因而在公社成立至今的短短八个月中，这里的主人們迎接了国内外来訪人士达两万多。苏联、捷克、羅馬尼亚、匈牙利、波兰、越南等九个兄弟国家的代表团来这儿参观、訪問，作友好的交談；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加拿大、荷兰等十三个国家的专

家和旅行家們也先后来到过这里。十月社，与全国所有的公社一样，它一出現，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們广泛的注意。

然而勤勞的十月社的人們并不滿足于現狀，現在他們还在日以繼夜勤奮地劳动着，建設着。他們在农、林、牧、副、漁全面进軍的号角声中，朝着谷滿囤、粮滿仓、猪羊成群；魚滿塘、果滿山、桑林滿园的方向前进。

他們深信：在党领导下，什么事都能办好！

十月社正在信心百倍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长夜中的明灯

吳 鳴 珂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日本鬼子的铁蹄很快直抵蒋介石统治中心——南京，蒋介石在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吼声中逃走了，汉奸们出来了，他们投靠侵略者，残害着自己的同胞。

土匪、恶霸也都象蒼蝇似地，跟在“大黃”（日寇）“二黃”（汉奸）屁股后面轉。摄山鎮一带的恶霸土匪头子，魚老五、毛老九、戴光令就凭着他们的主子（日本警备大队）和手下的数百爪牙，到处綁票、搶劫，只要能吃頓稠稀飯的，就会被他們看上眼而弄得家破人亡。

但人民是不可欺的，为了制止侵略者的兽行和土匪的横行，有的弃家投軍，喋血沙場；有的扛起长矛大刀，保卫自己的家园。

李家崗人民的斗争，就是当时情况的一个侧面。

李家崗共有三十八戶人家，都是本分的劳苦农民，有三十戶人家还兼租外村地主的田。这村的人都会一种手艺，以裁縫为最多。他们农忙时在家种田，忙季一过，男的都外出搞手艺活，所以这个村，糠菜半年粮，还可以勉强度日，和那些一

年有半年靠討乞度日的人家比起来,算是富有的了。

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老貧农李书海提个粪兜拾粪。走到村东头,发现土块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紙信封,上面写着端端正正的字。这是誰的信呢?李书海不識字,他觉得这事有点蹊蹺。揣着它,往回走,找到了保长。保长告訴他:是戴光令点村中陈紀安等八家的票,每家要交大洋四百元,限期半月,否則就要扫平李家崗。被点到名的人惊慌了,他們哪有这么多的大洋?全李家崗也惊慌了,因为交不出大洋,大家都要遭到同样的灾难。于是,他們自动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有的主张妥协,八家凑不够,全村共同凑;有的主张抵御,說“饞嘴的猫儿聞不得腥,这次有了甜头,会一次再次的来,象榨甘蔗汁似的,把我們榨干。”怎么抵抗呢?老猎手李书文提議把送給戴光令的錢买长矛大刀,全村人組織起来,不管什么日寇、“二黄”、土匪、恶霸,誰要侵犯李家崗就和他拼!

李家崗組織起来了,連年輕妇女也参加。村中的三間茅屋作了議事厅,村头搭个了望哨,时刻監視着想侵犯他們的敌人。他們没有什么規章、綱領,但他們却有个鮮明的口号:“团结、自卫!”

限期到了,四月底的一个深夜,戴光令派了十来个人,带着两架机枪,两把盒子,大模大样地朝着李家崗走来。

相距二百步……一百步……五十步……。突然,一声哨子,杀声冲破了寂靜的夜空,李家崗人民扛着大刀、长矛、木棒,从树上跳下来,从草堆里钻出来,朝匪徒冲去。

这意外的冲击，使匪徒们呆住了，直到明晃晃的大刀在眼前闪动时才觉醒过来，连忙朝天乱放了几枪，撒腿就跑；有的跌在田沟中，有的被树根绊倒，甚至跑到摄山镇时还失魂落魄，气喘心跳。

匪徒被赶跑了，李家岗胜利了。这胜利鼓舞了李家岗人民的斗志，他们誓言要与敌人斗争到底：他有枪，我们有刀，我们决不屈服，坚决抵抗到底！

但匪徒是不会罢休的，意料中的事情终于到来，血的屠杀开始了。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深夜，戴光令勾结了驻在龙潭的日本警备大队长，带领了两百多个鬼子，扛着长枪，抬着小炮，悄悄地包围了李家岗。

李家岗人民呵，纵然有着反抗的烈火和大无畏的勇气，但几把大刀怎能抵得住枪和炮？

二十二个青年人被拉到村南章木塘前，脱光了衣服，除了七个人装假死获得倖免外，十五个人就活活地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了。

李家岗的自卫组织就这样被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摧毁了。

希望终于来了。在这漫漫长夜里，闪出了一盏明灯，这明灯，照耀着垂危的生命，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真正的跨上了斗争的道路。这盏灯，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就是人们念念不忘的沙区长，党派来的亲人！

一九四五年一月的一个黑夜，由江北划过来一支小船，靠